

一个大国的精彩外交事件
一部温暖世界的精品力作

何建明 作品

死亡 征战

中国援助非洲
抗击埃博拉纪实

A CHINESE CRUSADE
AGAINST EBOLA

RECOUNTING A TRUE STORY OF
CHINESE DOCTORS HELPING
FIGHT EBOLA IN AFRICA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死亡 征战

中国援助非洲 抗击埃博拉纪实

A CHINESE CRUSADE
AGAINST EBOLA

RECOUNTING A TRUE STORY OF
CHINESE DOCTORS HELPING
FIGHT EBOLA IN AFRICA

何建明 作品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征战：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纪实 / 何建明著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ISBN 978-7-119-11057-8

I . ①死… II . ①何… III .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3549 号

出版指导：胡开敏

责任编辑：曹 芸

封面设计：文化·邱特聪

印刷监制：冯 浩

死亡征战：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纪实

何建明 著

©2017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人：徐 步

出版发行：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网 址：<http://www.flp.com.cn>

电子邮箱：flp@cipg.org.cn

电 话：008610-68320579 (总编室)

008610-68327750 (版权部)

008610-68995852 (发行部)

008610-68996064 (编辑部)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140 千字

印 张：16.5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978-7-119-11057-8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68996172)

何建明

作 品

妈妈死了，妈妈的亲人也死了，雅尤玛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地死去了，但九岁的她却活了下来。在中国医生的手里，雅尤玛挣脱了“必死无疑”的埃博拉病毒侵袭。康复出院那天，眼泪从这位非洲女孩的大眼睛流出，她用生硬的中文断断续续地说：“谢谢，谢谢中国医生”“你们…救了我……”2014年春天至2015年春天的非洲大地上，数以万计的“雅尤玛”在中国医疗队的拯救下，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这是发生在两个相隔遥远的大陆之间的故事。

——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纪实

引子：“僵尸”复活

人类总以为自己很强大，其实人的生命极其脆弱。

现在，当我们遇到了比头发丝的十几分之一还要细十倍、只能在显微镜下才看得清的那种叫“埃博拉”的病毒时，几乎没有任何抵御能力。

在非洲丛林和河流丰盛的地区，人类很容易被“埃博拉”缠上，而且几乎防不胜防。这种热带病毒的本事是强大的、超级的，它一旦突破人体的防御系统后，就会将人的骨骼和肌肉之外的任何其他器官及生命组织都视为进攻对象，且无往而不胜。随后，那些进入人体的病毒细胞，会很快自我复制，急速并肆意地袭击人的血细胞，使得血细胞开始死亡并凝结，从而立即堵塞血管，切断人全身的血液供应，脏器迅速衰竭，受感染的器官即刻出现一片片的衰退至彻底失去功能。这个时候，病毒蛋白质则以不可抗拒的凶残势态，向人体发起全面进攻，势不可挡。于是，人的全身皮下出血，所有孔窍跟着出血不止，皮肤和肌肉的表面隔膜开始炸裂，直至生命停止……如此稀怪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过程，正是“埃博拉”妖魔得意忘形的灭绝人类的“序幕”。

人死了，但“埃博拉”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它会潜藏在人

的尸体中可达数百小时，其间，不断随腐烂的尸体经一次次涅槃、复强，并等待更多的“美味”到来。居住在非洲的人类有个传统：一个人死后，他的亲属和朋友在下葬时，不停地抚摸死者的身体，而且作为亲属还要为死者剖腹，取出五脏六腑，这过程恰使潜伏期待之中的“埃博拉”有了重新开辟新战场的机会。这时，“大兵团”的病毒开始对付芸芸众生的人类。这一刻，我们人类不用说毫无半点还手之力，就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结果只能是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且死相极其恐怖，毫无尊严。

40年前的1976年9月下旬，一向非常讲究的传教士马波罗·洛克拉先生的死及其死状便是如此。洛克拉先生是第一位被世界公认的有文字记录的埃博拉病毒殉命者。他生前一向追求的体面和尊严在丧失生命的那一刻也随之丧失殆尽。“眼睛、鼻子、嘴、耳朵，还有肛门、生殖器，全都渗血，皮肤爆裂，四肢萎缩并弯曲……比鬼比魔似乎还要可怕。”洛克拉先生的学生这么描述。

死在南苏丹与原扎伊尔（现刚果·金）北部巴姆巴地区一个叫雅布库村庄的洛克拉，其葬礼该按当地的风俗举行。他的妻子、母亲、岳母等女性亲属，要为他剖腹清脏，清洗消化道中残留的食物和粪便——据说这样可以清洁地去见上帝。但洛克拉的葬礼才结束几天，他的母亲、妻子、岳母和参加葬礼的21个人，一个又一个倒下，并且出现与洛克拉一样的死亡前兆：发烧、呕吐、出血……之后两三天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一共死亡18人，唯独有身孕的洛克拉的妻子没有死，可后来发现她腹中的婴儿是死胎。

另一幕因洛克拉先生引发的恐怖景象更为惨烈——那天，在

洛克拉发病时，曾为其注射的修女比塔也在几天后开始发烧，七天内救治无效而亡。比塔是个善良而热心的修女，村民们平时喜欢与她接触交往，但这一次大家因此付出了代价。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与比塔接触过的几十名村民相继紧随其后死亡。在他们死亡之前有人被送进医院，可任何药物都无法挽救其生命，结果反倒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以雅布库村为中心、半径50公里内的55个村庄的瘟疫区，共有397人死亡。后来，当地一家天主教医院的修女们哭天喊地赶到政府驻地求救。面对突发而来的“怪病”，当时的扎伊尔政府也束手无策，立即求助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派出著名的病毒学家卡尔·约翰逊先生组成一个专家团队立即赴病毒流行区。然而，这次却让经验老道的约翰逊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根本找不到这一可以在短时间内立即让人命归天病毒行踪。一天，约翰逊先生站在雅布库村边的那条叫“埃博拉”河岸头，无法抒怀内心的压抑与痛苦。那一刻，约翰逊忍不住想起了他祖先在14世纪40年代因一场黑死病而丧失生命与家园的悲惨情形。在那场瘟疫中，人类共死亡7500万人，几乎是欧洲当时人口的近半。约翰逊想到这里，绝望地看着从他身边流过的埃博拉河水，无奈地独自流下了眼泪……这一夜，他向自己国家的政府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写报告，在报告中他这样形容：“可耻的、无法防止其侵袭的、比当年黑死病更为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将在非洲大地形成对人类威胁最大而且无法控制的灾难。”

“埃博拉”由此成名，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危及人类安全最高级别的“四级”病毒（艾滋病和“非典”为三级）。

然而，埃博拉的厉害之处并非单一的致命迅速、丑恶无耻，而且异常狡猾。它来无踪、去无影，轰轰烈烈地屠杀人类一场后

又突然销声匿迹，久隐于广袤的非洲密森沼地而不见。当我们人类以为它久已灭绝时，它又会跃然而出，再来一次“吃人战争”。

有如此记录在案：1995年4月，民主刚果基奎特市及周围发生又一场“埃博拉”袭击，发病315例，死亡245例，死亡率77%；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在乌干达北部再起“埃博拉”病，发病425例，死亡224例，死亡率55%；2002年10月至次年3月，刚果共和国发生病例143例，死亡128例，死亡率89%……由此世界卫生组织给出“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的一个估计：平均死亡率高达88%。

“绝对的恐怖和恐惧！”“有史以来最厉害和不可治的病毒。”“人类的绝杀手”“超级生物杀人器”……埃博拉病毒的名气可谓大矣！超过了几乎所有已发现的病毒。

叫人心惊胆战的还有：埃博拉死亡者中竟然还不时冒出些令你魂飞胆裂的“活死人”。何谓“活死人”？用中国人的话来形容，就是复活的“僵尸”。

在埃博拉流行区，据说经常出现可怕的尸体突然会跳起来变成了“活人”，而且像疯狗一样，张着血盆大口，到处追赶所有动物，尤其是人类，逮住后便拼命撕咬，直到让你动弹不得，并传染上病毒，成为另一具“埃博拉”尸体。这绝不是传说和夸张，如果你不怕晚上做噩梦的话，可以用手机搜索一下“百度”，上面有不少埃博拉“诈尸”和“活死人”的图片。我只看了两次，就再不敢复搜了。

你敢吗？我引来一段利比里亚疫区描述“僵尸体”复活的文字：

致命病毒埃博拉仍在疯狂肆虐。近日，亚宁巴县有两名女性感染者死亡后被送去埋葬的途中突然醒来，然后居然蹿进村子见人就撕咬，造成当地居民极大恐慌。人们称这种死亡后又活过来的尸体叫“活死人”。据专家讲，“活死人”现象就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疾病。患者由于染上埃博拉后，连续高烧，陷入昏迷，而这一症状与临床死亡极为相似，所以有些埃博拉患者经常被医院认为已经死亡。但或许几个小时、几天后又突然苏醒过来，并且进入一种极其攻击性的状态。这种意识下的病人，将撕咬所有运动着的动物，包括人类。外人看来，这个“忽然复活的死人”嘴角流着鲜血、眼神呆滞，形象丑陋，完全是一具活脱脱的“吸血鬼”或者“诈尸”。通常在出现这种情况时，人们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慌感加之数倍……

现在，本与非洲大陆远隔万里的中国人竟然与“埃博拉”也有了最亲密的接触，命运如何？这是本书的主要叙述内容——

目 录

引子：“僵尸”复活	001
1. 死神不请自来	001
2. 生死心理战——21天	015
3. 盛产美女的非洲角	043
4. 哭泣的塞拉利昂	063
5. 去遥远的地方拯救世界	079
6. “国际大考”	095
7. 院士高福出事！	111
8. “中国 P3”，棒棒哒！	137
9. 战斗正式打响	147
10. 死亡就在眼前	165
11. 穿越死亡线	177
12. 让倒下的都站立起来	195
13. 夺命埃博拉魔口	209
14. 留在非洲乡村的“中国理念”	223
后记：灾难面前的人类之爱最珍贵	241
创作谈：“国家”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	245

/ 1 /

死神不请自来

网上的“世界旅游手册”有条醒目的提示这样说：

全球 12 个最不值得去的城市，非洲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名列其中。有“驴友”如此说：千万别去这个热带病毒随时送你上西天的地方。

不仅如此，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场，是座毫无趣味可言的水上鬼城。此外，政变频发，你绝对不知道那里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远离这个鬼地方是最明智的决定。

如此不值得去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中国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却已有 23 批人员在那里长期驻扎。

说起“中国援非医疗队”，估计中国和世界上很少有人不知，尤其是我们自己。1962 年的 7 月 3 日，非洲大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反法武装斗争赢得胜利而宣布独立，但随之这个刚刚独立的非洲穷国面临法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国民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世界求救，因为热带非洲病几乎每年要袭击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国家，人民生命仍然根本得不到保证。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和对非洲兄弟的友谊，同样正在被西方封锁的中国政府，经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批准立即向阿派出医疗队，这个时间是次年的 1 月，即 1963 年 1 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援外医疗队历史的第一个行动，当年我们向阿尔及利亚派出 3 支医疗队。

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向非洲派遣医疗队从未间断过，至

今已向非洲 45 个国家派过医疗队，几乎覆盖非洲所有主要国家。我国医疗队人员超过 1.6 万人次，使 2.6 亿非洲人民得到了来自遥远中国医疗健康方面的无私援助。

“中国 (CHINA)” “中国医生 (Chinese Doctor)” “中国天使 (Chinese Angel)”，今天的非洲大地上，中国医疗队的名声传播到了每个角落，非洲人民就是因为这份感情，认识了中国，也在 1972 年共同举力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在之后几十年里又在各种国际场合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中非传统友谊”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中国医疗队们半个多世纪在非洲播下的可歌可泣的友谊与仁爱精神。

有位被非洲兄弟称为“光明的使者”的中国援非医生叫乔世辉，在非洲工作了 12 年。1990 年刚去时，老乔还只有 40 岁。“那里都比较穷，但患者多。我每天大约要接待 100 个患者，我们的医生每人都要负责 30 张病床，工作量巨大。”乔医生这样描述他这 12 年中所处的工作环境：“病房通常屋顶是漏雨的。到了雨季，就得用大毛巾堵在漏雨处，如果雨水把毛巾浸透了，我们就把它拧干重新换上，再不行就得用自己的毛巾被，甚至是衣裤。常常一天十几个小时就诊，只能喝两瓶矿泉水。”

“12 年中，我得过 10 次疟疾……”乔医生很平常地数说这一数字。其实，在非洲贫困地区，患上一次疟疾就可能丧失一条生命。非洲兄弟姐妹们因疟疾而丧失的生命在近几十年里已经有 60 余万人！2015 年 10 月 5 日，诺贝尔医学奖给了中国的屠呦呦，就是因为她发现了抗疟疾药青蒿素，而她的这一药物被中国一个个援非医疗队带去拯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因此，人们称屠呦呦是“真正的天使”。

过去我就听过很多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至今仍然清晰地记着：

1971年第一批到赤道几内亚的是广东省派出的援非医疗队。在他们的第六批援非队员中有位叫何贤杰的医生。何医生在工作两年后突发脑出血，倒在工作岗位上，长眠在远离故乡的非洲大地。葬礼那天，这个国家的总统夫妇亲自到墓地为逝去的中国医生培土，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出席葬礼。他们多数是何医生生前诊疗过的患者。

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可以另著一书。2014年央视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榜中，“中国援非医疗队”位列其中，这是祖国十三亿人对他们几十年来所付出的贡献和在非洲播种友谊与仁爱精神的一次崇高致敬。

我们再来把目光落到那个在“驴友”眼里“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去过这个“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的中国人和当地的非洲兄弟姐妹们，尽管互不相识，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或又换了谁，但不会不知道城里有座特别漂亮、每天灯火辉煌的中几友好医院。

“这是我国政府援建的，于2011年开业接诊。全院有300张病床，在几内亚是最大的综合医院，在非洲也算得上非常现代化的医疗机构了。”孔晴宇，中几友好医院的中方院长、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他在国内的身份是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著名心脑血管专家。

“我们知道埃博拉在几内亚传播应该是2014年3月24日那一天，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那天是周一。”孔晴宇说：“医院和我

们队里在周一都会开个会，通报一些重要情况。”

这一天，几内亚政府正式向外宣布已经有 58 例“埃博拉”病毒感染患者死亡。“在非洲这样的地方，死几十个人，似乎并没有引起当地人的恐慌，人们依然照常扎堆地该歌该舞。他们习惯了身边有人死亡，有人出世，所以当政府宣布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时，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全社会的恐慌。倒是我们这些经受过‘非典’的中国医疗队员们重视了起来。”孔晴宇回忆说：“那天我作为中方院长内心立即紧张起来，因为我听队里的几名医生讲，在我们中几友好医院上周接受过两例并发症与埃博拉非常相似。第一例是 18 日进入我们医院的那个患者，两天后死了。第二天又接收了一位女患者，还有身孕，没过周日就死了。22 日又来了一位男性患者，脑出血，当时我们对埃博拉病毒一无所知。但凭经验，也凭十年前我们安贞医院作为抗“非典”的主力医院的经验，我立即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事绝不能粗心大意，科纳克里可能已经遭受埃博拉袭击，我们医院也就是袭击的第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的医生呢？我们的医生有没有被传染上了呢？当时我最紧张的就是这个……”

孔晴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嗓子似乎仍然有些发干。当天开会询问的情况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孔晴宇用从未有过的严厉目光盯着队友、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曹广：“曹广，18 日的那例患者是你接诊的，你说说那患者的情况和你们接诊的过程。”

一向从不把事情看得特别严重的曹广扫了一眼自己朝夕相处的十几名队员，最后眼神对上了队长孔晴宇，说：“是。那是个黑人，做生意的，44 岁，进来后说是肚子疼，呕吐，可看上去不是

太厉害。我们初诊后就给他办了入院手续。但第二天就出现了出血现象。这天我值班，一早刚到医院。护士就对我说：18床——就是前一天住进的那个商人的情况不好。我就马上进病房去看。见他在床上躁动不止，翻来覆去的痛苦样子，我上前一诊，发现患者可能已经脑出血了。我就赶紧让他去做CT检查。CT马上出了结果，证明他确实已经脑出血。当时对这个患者的病情我还一直在纳闷：是啥病呢？晚上听说患者已经没了，死了……”

孔晴宇显得非常恼怒，头也不抬地瞥了一眼另一位负责外勤的队员：“你把这个患者死后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那……那人死后，被家人拉回了老家。可……可葬礼结束后，几位亲属相继病倒了，并且全部……死了。”外勤队员说。

天啊！中国医疗队员们紧张得面面相觑，会场一片寂静。

孔晴宇继续追问：“曹广，第二例患者的情况呢？”

曹广：“那女的？”

“前天也‘走’了。”女队员吴素萍帮曹广回答道。她说的“走”，就是死的意思。

中国队员们的眼睛都瞪圆了，再没有人敢做鬼脸和开玩笑了，包括平时啥都满不在乎的曹广。

“曹广！”

“哎，孔队，啥事？”曹广被孔晴宇的喝令，震了一下。

孔晴宇：“现在我问你，你要认真的回答。”

曹广小心翼翼地说：“明白。”

孔晴宇：“你在给那个商人就诊时，触摸到他身上了吗？”

曹广：“那是肯定的。第一天我和盖斯姆医生一起去的，患者呕吐时我就在现场……”